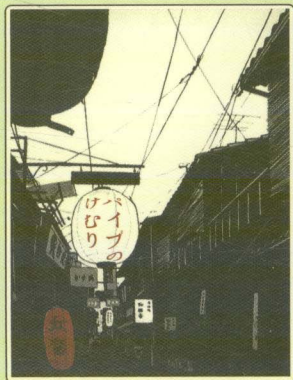


圆角涂书馆
随身阅读的经典



烟斗随笔 (上)

(日) 团伊玖磨◎著
杨晶 李建华◎译

新星出版社



パイプのけむり

烟斗随笔 (上)

(日) 团伊玖磨◎著
杨晶 李建华◎译



原 作
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烟斗随笔: 全2册 / (日) 团伊玖磨著; 杨晶, 李建华译.

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2.1

ISBN 978-7-5133-0271-5

I. ①烟… II. ①团… ②杨… ③李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日本—现代
IV. ①I313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09974号

烟斗随笔

(日) 团伊玖磨 著; 杨晶, 李建华 译

责任编辑: 高微茗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装帧设计: 九 一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印 张: 12

字 数: 160千字

版 次: 2012年1月第一版 2012年1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0271-5

定 价: 32.00元(全二册)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忆父亲（代序）

团 纪彦

1956年我出生的家坐落在神奈川县叶山的一色，与海岸只隔一条国道，依山而建。这幢木结构的二层小楼日西合璧，很别致，外观是传统的日本农家的茅屋顶，内部却是洋式风格，反映出了原来的主人外公所好，院子里种的是异国情调的龙舌兰、蒲苇、加那利椰树。我对父亲的记忆是从这个家开始的。时常传来的钢琴声；父亲从下面海岸钓来的黑鲷鱼，和玄关挂的鱼篓、捞网、长筒靴等渔具；从沙滩拣来的贝壳、磨圆了角的玻璃碎片；我们一起在后山发现的贝化石的情景等等。这些记忆的碎片经过五十多年岁月的磨砺，孰先孰后已经模糊不清。后来我隐约得知：这个时期的父亲从东京老家出走，和母亲两人只带出一架钢琴搬到叶山这个家，也许母亲的左翼家庭环境，也是在

当时的风潮下难以被周围接纳的理由吧。

总之，父亲这个时期好像在创作歌剧《夕鹤》、交响曲《丝绸之路》等。就我的记忆而言，我不知道这些原委，一直以为父亲是成天待在家里、喜欢钓鱼的人。

不久，我上了当地的小学，发现这所小学的校歌是父亲作曲。每周一到了上早会齐唱校歌时间，所有人都向我投来奇异的目光。上音乐课时，老师的神情也有点别扭。我意识到父亲已经是相当有名的作曲家了。

现在包括这首校歌在内，我认为自己是真心喜爱的校歌，但当时却因逆反心理渐渐开始讨厌音乐。音乐以外的成绩也不见得好，与同学又不合群，放学回家路上开始一个人到山野与蛇呀青蛙呀嬉戏。

今天不难想象，父亲也是孑然一身在作曲，基本上是对孤独的人，他与同仁结伴集体行动的情况不多，所以对我的少年期似乎产生了共鸣。孤独的父子俩经常一块玩，下海或者上山，找些稀罕的动物或蛇。《烟斗随笔》也是从讲述父亲这些日常琐事和对它的思索开始的。我和母亲时而出现在父亲笔下，我们对其中的对话经常联合向父亲提出抗议：“我没那么说啊”。当然大意是对的，所以谈不上是“严重抗议”。而父亲每次都面带“顽童”常见的笑，让我和母亲摸不着头脑。本来说好在《朝日画报》一年半载的连载，也持续了整整三十七年，直至父亲去世前一年这家豪华版的周刊杂志停刊。

对父亲工作场面的记忆，除了作曲时的钢琴声之外，

又加上了他在书房为每周五截稿的《烟斗随笔》执笔的形象。印象深的是父亲常说：“音乐是我的看家本事，周围再吵再闹也无妨作曲，但是烟斗随笔却要静下心来写。”我想，也许父亲要通过烟斗随笔聆听与音乐不同的“心灵之声”吧。

到了父亲晚年，“心灵之声”化作对日本部分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的愤怒，也指向了对亚洲同朋各国没心没肺的日本政治导向，并日臻强烈。

我的家似乎原本就与中国、朝鲜渊源甚深。“团”姓在日本极为少见。我们经常和父亲谈论起祖先的由来。团家祖先是12世纪从宋朝来到日本的，此事在北九州宗像市的祖先墓碑上信而有证。祖先的故里在博多，从地理上看也与中国、朝鲜近在咫尺。据说我的曾祖父很小就被过继给了团家，其后明治维新时乘上“亚米利加号”被送到美国。抵达波士顿后，曾祖父进了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矿山学，回国后从事筑丰煤矿的开发。由于国营煤矿整体国转非，曾祖父连同矿山一起被卖给了三井财阀。后来由于作为技术人员业绩斐然受到高度评价，曾祖父被推举为三井财阀的掌门人。晚年他对日本侵略满洲深感忧虑，出任接待由国际联盟派来的李顿调查团的陪同团团长，同时要承受来自军方企图对日本侵华行为正当化的压力。曾祖父拒绝了军部的要求，在调查团尚未离开日本时遭到与日本军部沆瀣一气的右翼恐怖组织“血盟团”枪杀，于1932年倒在三井银行本部前。第二天日本便发动了对上海的空袭。父亲在

七岁时遭遇了疼爱自己的祖父被暗杀的变故，伴随家境衰微，促使他萌生了走音乐之路的志向。

因为外公在一家船运公司的工作关系，母亲和大舅、外婆也都住在中国。母亲生在上海，长在香港。大舅因少年时代目睹了中国的苦难，加上对日本军部猖獗不满加入了日本共产党。舅公也曾在茨城领导过农民运动，所以大舅和舅公是一起投身到运动中的，但由于当时日共受苏联的影响，他们被德田球一委员长以“激进派”罪名除名。没落遗属的父亲，和在当时的日本社会被异化的左翼家庭的母亲，一时间得不到周围的认同，我反而得以在大自然怀抱中的叶山长大。儿时父母很少提及这些事，然而两人对中国情感之深之强烈是毋庸置疑的。

父亲与中国邂逅要追溯到“文化大革命”以前。彻底研读了西方音乐的基础和技法后，父亲在日本战败后作为新时代作曲家登上乐坛。但其后与当初一起成立的三人会成员——芥川也寸志、黛敏郎也分道扬镳了，因为芥川与日共打得火热，而黛敏郎表现出浓厚的民族主义倾向。日本音乐评论也附庸盛极一时的现代音乐，与其预格不入的父亲愈显孤立。这样的境遇，驱迫父亲向大河奔流的中国文明中寻觅音乐渊源——不受西方音乐、邦乐和现代音乐等狭隘分类束缚的音乐源流。

六十七次访华，让他亲眼目睹了中国宏伟历史的变迁，并有幸结识了李德伦先生、吴祖强先生等众多知己挚友。

我虽然走上与音乐另路的建筑设计，但每个周末从东

大的宿舍回家必和父亲纵谈，音乐和建筑自不待言，无数地谈到历史，特别是和中国的历史、文化有关的话题。晚年的父亲常说“自己的故乡在东亚的大海和蓝天”，一定是他对自己寻根的遐想，更是他对敬爱的中国和中国朋友们的真情袒露。我认为，这也是他对音乐与文学超越民族与国界连接人们的心灵、具有普遍意义的期冀。

(2010.8.17)

目 录

1 忆父亲（代序）团 纪彦

1 坤包

6 钢笔

10 色盲

14 假牙

18 坠落

23 大蒜

27 暗杀

31 年龄

35 萌芽季节

39 手表

43 与那国纪行

59 殴打论

64 寿司

68 贺年片

72 雪

76	一个记忆
83	茶
87	三浦三崎
97	袜子
105	行旅匆匆
116	空中访问
120	元宝草
125	枸骨
130	朋朋
137	日本料理
143	日记
147	绯色研究
153	荨麻疹
163	麻烦
169	鞋
178	罗得斯的蝴蝶

坤 包

坤包令人望而生畏。有生以来时至今日，我年届四十一岁还不识其庐山真面目。

长期以来，我一直想偷窥坤包的奥秘，况且机会多多，只要我肯豁出去，必然得手。有时，我身边睡着疲惫不堪的女人，枕边就放着坤包，唾手可得。我曾几次窥测她的呼吸，跃跃欲试。有时，外出的女人对我说，我出去一下就回来，你帮我看看家。在女人的公寓里，一个人百无聊赖，眼见她放在音响上的鳄鱼皮坤包半张着嘴，便想窥视其中。也有时想，老婆放在衣柜里的所有坤包，要是能统统来个底儿朝上，岂不快哉！然而此种欲念稍纵即逝，每每如此。莫非君子之风的高尚，使我以窥视他人之物为不齿？还是因为我本来就缺乏勇气呢？

总之，我为坤包而耿耿于怀。究竟是什么让我如此煞费苦心呢？什么使我如此不能自己、朝思暮想，非要对坤包里面的世界弄个水落石出呢？而它又偏偏让我视为畏途，简直是一筹莫展。它注定要把我的妄执连同我人生中若干未果的事业一起带进坟墓。看来，我一直到死，也无法看到坤包里面的样子了。

我想起萩原朔太郎^①一段有关章鱼的散文诗。

在水族馆的水槽里，养着一只长期忍饥挨饿的章鱼。被人遗忘的水槽，一池浑水。章鱼不堪饥饿，开始吃自己的脚，吃自己的身体，吃自己的内脏，吃自己的脑髓，还吃自己的胃，终于把自己一切的一切全吃掉了。章鱼看不见了。即使看不见了，章鱼也没有死。在破旧的水槽中，有一个永远处于极度窘困、满腹怨恨、肉眼看不见的魂灵在游荡着——

呜呼！一想到即使我死了，我那窥测坤包秘密的痴心还要变成妄执，在世上的什么地方徘徊，就让人毛骨悚然。

如此处心积虑想探坤包秘密的，是我一个人呢，还是天下所有的男人呢？我大惑不解，去向几个朋友打听。然

^① 萩原朔太郎（1886-1925）：日本诗人。其诗多为口语自由体，对诗歌形式的改革有很大影响。

而，他们只是嘿嘿一笑，不置可否。我的朋友比我狡猾，比我聪明，只是闪烁其词，不吐真言。

无奈，我只好独自遐想：坤包里通常都装些什么呢？

一定有粉盒、口红以及因人而异涂口红用的化妆笔、梳子、镜子（这东西往往是粉盒自带的）、钱包、手帕？纸巾或盒装面纸；也许有人带上小瓶香水，对了，还有眉笔和美容霜吧？没准儿有揣着针线包的周到派；有带月票、本票、记事本、名片、电话本、笔、身份证、支票、印章的务实派；还有眼药、维生素，甚至安眠药、口香糖、仁丹、香烟，有香烟自然要有打火机或火柴；老年妇女需要老花镜，夏天需要太阳镜，还有钥匙。不得了！岂不是一笔财产？

前不久走进商店时，看到坤包柜台上卖一种做钱包嫌大、做坤包嫌小的怪东西。好奇心驱使我随口问道：“这是做什么用的？”“这是放在坤包里装化妆品用的。”店员彬彬有礼的回答让我吃了一惊。包里还装着包！这不是成了包中包了吗？也许，包中包里面再装一个小小包，小小包里面再装一个小小小包。咳！女人到底在想什么、干什么，真让人揣摩不透。

这个柜台旁边，还卖一种大个儿的包。我说这个包好大，一定可以装不少东西吧。结果店员又彬彬有礼道：“这个包是按照可以装两双鞋设计的。”这下把我惊得差点晕过去。谁会知道坤包里竟要装鞋！不但不知道，甚至连想

也想不到。如此大包，到了夏天也许装着半打或一打可口可乐，提在行旅匆匆的靓女手上；也许装着硫酸瓶，外加五六把匕首，亦未可知，因此绝对不可掉以轻心。如果装一万日元一张的钞票，至少可以装七千万日元，万万不可疏忽大意。

记得很久以前，看过一个外国片，大概是玛琳·黛德丽或褒曼^①主演的，其中的一个镜头让人百看不厌。只见女主角飞快地从坤包中抽出一把漆黑锃亮的手枪，摆好架势。简直太过瘾了，害得我一连看了三遍。本来并非对故事情节感兴趣，所以第二遍以后，专看这个镜头，如今片名也不记得了。

我这纯属胡思乱想：坤包里是男人看不到的世界，只有女人可以共享这个秘密的空间。所以女人们把我们男人连想都想不到的、稀奇古怪、罕见绝伦、不可思议、秘而不宣的东西装在坤包里。只有全世界的女人不言自明、心领神会，她们背着男人、悄悄地贴身藏着男人无从知晓的宝贝。否则，坤包不可能以如此身价、如此令人眼花缭乱的款式，成为女人的形影不离之物。

这种殚精竭虑常常在心里作祟，所以我才想看坤包急得发疯，但又怕看坤包，不敢越雷池一步。

① 玛琳·黛德丽（Marlene Dietrich，1901-1992）：德裔美国电影演员兼歌手；褒曼：全名英格丽·褒曼（Ingrid Bergman，1915-1982），瑞典籍电影演员。

前车可鉴。《古事记》^①里的彦火火出见尊^②，《夕鹤》里的与平^③，还有希腊神话中的俄耳甫斯（Orpheus）^④都是因为“看”，才引火烧身，招致悲剧啊。

即使不必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，今生今世我要窥视坤包恐怕也全然无望了。

（1964.6.5）

①《古事记》：《古事记》，太安万侶编撰（712年），共三卷，日本最早的史书。

②彦火火出见尊：日本古代神明。传说彦火火出见尊娶海神女丰玉姬，生彦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（神武天皇之父）。传说丰玉姬临产时，要求彦火火出见尊不得偷窥，彦火火出见尊不从，窥得其妻化为“八寻大鳄”。

③与平：《夕鹤》是日本一传说。农民与平救了受伤的仙鹤，仙鹤变成美丽的女子阿通，和与平结为夫妻。为报答救命之恩，阿通用自己的羽毛织成珍贵的千羽锦。后来变得贪心的与平违反了和阿通的约定，偷看了阿通纺织，结果阿通现形又变回仙鹤飞走了。

④俄耳甫斯：古希腊的行吟诗人，传说他被神允许去地狱带回妻子欧里迪塞雅，但不许他回头张望，他没有信守诺言，故其妻未能复活。

钢 笔

作曲使我和钢笔结下不解之缘。与其说缘分深，不如说我是钢笔破坏专家更合适。音符和字不同，有的地方需要特别用力去写，像写歌剧或交响乐之类的大曲子，是用十几万个点和线填满总谱的，所以不结实的钢笔，没等写完一曲就寿终正寝了。结果，我买过几十、几百支各种类型的钢笔，买了毁、毁了买，用着用着，竟对钢笔形成一己之见。从钢笔的角度看来，我就是敌人。钢笔觉得它是与生俱来用于写字的，因此无论我如何唠叨用钢笔写音符一写就坏，钢笔也是马耳东风。这就像吃了胃肠药，却抱怨感冒治不好，而制药公司并不会介意一样。

日本的钢笔都太软，不挺拔。这也难怪，日本的字用软笔才好写，大概由于所写的字是在毛笔这种软笔书写过

程中衍生而来的缘故。它不适合写乐谱，非要写，一写就毁。话虽如此，我完全不是想说日本造钢笔的坏话。日本的钢笔是为写日本字制造的，本来就不是为写音符造的。

一提美国的笔，人们首先想到的自然是派克。可是那种笔，写音符全然无济于事。那种画点的弹力固定、坚硬的新型笔尖，画不出线条的粗细，只能画一般粗的线，所以不适合于写音符。音符的结构是竖线细，横线和符尾旗形的部分必须写得粗。因此，笔尖最好是老式的，就像庆应义塾的标志描绘的那种真正的笔尖。写音符，威迪文（WATERMAN）的笔尖比起派克虽然软，但是和日本笔一样，太软、不坚挺，不中用。美国造的笔中，犀飞利（SHEAFFER）够结实的，基本能够满足我的目的，美中不足的是缺少表情，有些乏味。也许由于笔尖弹力被过于固定的缘故。

我在毁了各种笔以后，现在对德国造万宝龙（MONT-BLANC）和百利金（PELIKAN）两种钢笔情有独钟。这两家公司钢笔种类繁多，但只要是有老式笔尖且品质上乘的产品，就会既结实又能画出所有线的粗细，而且韵味十足，基本上令人满意。用这两种笔，即使用尽全力写出四五百页大曲子的总谱，第一页开头的音符是什么样，最后一页最后一个音符的点还能保持什么样，堪称奇迹。日本的笔顶多写上三十页，符点就会愈来愈大。笔尖磨秃了，笔杆写起来摇摇晃晃，无法继续工作。